

二十世纪的 中国孩子

谭元亨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ERSHI SHIJI
DE
ZHONGGUO
HAIZI





二十世纪的 中国孩子

谭元亨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ERSHI SHIJI
DE
ZHONGGUO
HAIZ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 世纪的中国孩子 / 谭元亨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5633-7087-0

I. 2… II. 谭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238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89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22.5 字数: 605 千字

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开场白

出生、成长在新世纪的孩子，你们可知道，上个世纪，即人类的 20 世纪，中国曾经是怎样的，那时中国的孩子又是怎样的？

你们想知道吗？

一个曾有过高高坐在金銮殿中宝座、金口玉牙的皇帝的中国，是怎么变成民主共和、老百姓当家做主的中国的？

一个备受外国侵略者，尤其是法西斯侵略者欺凌的中国，是怎么奋起反抗，最后成为昂然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盛的中国的？

一个闭关锁国、慵懒保守的中国，是怎么走向改革开放、奋发图强的？

“东亚病夫”，又如何成为东方巨人？！

.....

我们的爷爷和父辈，又是怎么经历了血火刀光、金戈铁马的大历史，把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纪奉送给了你们？

20 世纪的中国孩子，他们是怎样在血雨腥风、烈火洪水中走了过来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他们的奋斗追求，他们的美丽梦幻与理想，又是怎样的呢？

于是，便有了这一本书。

20 世纪的中国孩子，虽然与你们所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一切，是那样的不同，但是，他们所憧憬、所追求的，却与你们无法分开。你们的今天，也许正是他们所期盼的，可你们的明天，难道不同样也是他们所期盼的么？

两个世纪的孩子，一般心连心！

那么，读这本书吧，让你们同 20 世纪的中国孩子一道，手拉手，走向更绚丽的明天！

——作者



目 录

M U L U

开场白 /1

第一篇

最后一个峦山浣水人 /1

第二篇

抓来的老师 /88

第三篇

丽丽 /174

第四篇

走运的小锚锚 /273

第五篇

大洪水与小信使 /360

第六篇

M 星球上的小建筑师 /507

后 记 /712

第一篇

最后一个峦山浣水人

一、山水与人

这边的山，大都叫峦山；这边的水，也大都叫浣水。兴许是山里人孤陋寡闻，只偶尔听得文人骚客路过时叨念这么几个简单的字句，便捧为正宗，就这么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。回溯历史，业已查不出命名是哪年间的事情了，因为宋元之际，连年战乱，早就没谁有什么雅兴上这深山老林里舞文弄墨。老班辈子的山里人，竟说是末朝年间起的名字，何谓“末朝”，却无从考据，姑且摆在一边不理它吧。

可山是奇山，水是奇水。凡到峦山浣水走过的人，无论是插田师傅、踩田叫化、扮禾的客，都要咂巴几下嘴唇，说声“绝”。满腹经纶的风水先生，常爱半眯着眼，口中念念有词：好、妙、绝！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好地方，日后定有个龙腾虎跃的人物出来定乾坤……不过，这番理论，山里人并不曾介意，他们决不图出人头地。只要两臂敌得过那吊睛白额的大虫，便是英雄豪杰了；肩挑得起三五百斤的担子，自然又是猛士好汉。山里面，不图敌过虫豸猛兽，不图一个丰衣足食，还图个什么呢？

久居山林，山林便是知音。山里人津津乐道的决非青龙、白虎之类发迹的风水，而是林木的丰饶。樟、楠、梓、杉，自不在话下，还有许多罕见的树种，诸如黄琼木、鹅掌楸、花榈树、铁苞杉之类，有的柔韧有致，当得上淬过火的钢筋；有的刀斧不入，胜得过千锤百炼的合金；有的终年弥散着奇异的香味，周围竟无一株腐木、一片败叶；有的招惹着五光十

色的鸟儿，俨然是百鸟的庇护者……

事端也便是从这树上引起的。

这峦山上，浣水边，稀稀密密，少不了一些人家。天然一个小社会，自得其乐。故每户人家，又是猎手，又是筏工，又是匠人，还得兼当排客，每年发桃花水，把质地优良的木材，在水边用竹蔑扎好，顺水放下去，逢滩过滩，逢坳过坳。有时水头跌落个丈把，人站在排上，面不改色，点篙舞动有如弄刀耍棍，至后来终得安然无恙。大江大河里放筏的，绝对不敢同他们夸海口。当然这是个险事，年间也有个把排客在下游几十里处寻得尸回的。可人生不就是一种冒险，冒险里自有更强的乐趣，再说生死也有个天数，不在出入谨慎之间。死在虎口，闯跌入狂澜中，不单是悲哀，还有荣幸。古往今来，人们谁个不崇拜马革裹尸而回的好汉子？山里，没有战乱，这便是奇勋了。留下的孤儿寡妇，比有当家人在时还照料得周到。有当家人是自家自顾，没有了，便是百家关照了。谁家打得野猪山牛，最好的一份便先送到这样的人家。

山里筑屋，傍山靠水，不兴个烧砖。河里有拳头大、菜碗大，或者陶盆大的卵石，浑圆、结实，一层层地砌起，便是墙了，风雨不怕，雷电无欺。远远看去，一排排的卵石墙，日光下闪着莹白，蔚为奇观，有如凝聚了的云纹，又似固定了的波痕。屋顶是一色的杉木皮，间年换一次，错落排列很有讲究，竟似反转过来的船底。但到山呼林吼，这卵石墙和杉皮顶，就如颠簸在风浪中的舟楫，令人激赏。不过，住在这样的屋里，人却感到牢靠、稳当，外面哪怕是狼嚎虎啸，照样可以打起呼噜。

小马艾就是在这样的山山水水里长大的，住着山一样牢固的屋子，饮着汇聚着山上果木甘露的溪水……他的身世就如同这山上每一株树木，每一朵花儿，自然让他降生，自然教他长成，自然任他驰骋。就连他出世，也不在带着烟火味的卵石屋内，而在生满艾蒲的大地之上。那年，他妈妈怀了他，照样事农桑。清明时节，该饮雄黄酒、燃艾叶来避邪，姆妈便外出采艾叶，采了那么满兜，肚子痛了起来，自己就将艾叶铺

上，滚了几滚，娃儿便一脑壳拱出来，落到艾叶上。抱着“哇哇”直叫的娃儿回家时，当爷爷的便说：“这是天命，生在艾叶上。山里人，贱生贱长，方得天年。莫起什么富贵名字，难得带大。就叫个‘艾’吧！不图个大吉大利，却也能消灾避祸。”

当爹爹的下山放排去了，待回来，听到这个名字，也击节叫好：“就让他像满山艾叶长个旺相。”

娃儿见风日长，也如同艾叶一般。一双眼睛，又大又亮，似墨绿色的湖水，波光盈盈，一看着父母，便显得分外有情意。打小马艾三岁那年，爹爹就不再下山放排，专门在深山里钻，不知要寻什么，常常是十天半个月不回。若回来，有时则带点猎物，有时则两手空空。脸上胡子拉碴的，十足野人模样。娃儿却不害怕，竟愈发亲热。一见爹回，只要是远远现个影子，就“吧嗒”着赤腿，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恰如偃家的小犬，前前后后欢腾个没完，最后闹个无赖，居然要扯住胡子荡秋千：

“爹爹，爹爹，我也要进山。”

“你进山干么了？”

“你做什么子我做什么子。”

“我打老虎。”

“我也打，打！”还加重了语气，舞起了小拳头，眼睛瞪得小灯笼大。

“我要寻一种宝树。”

“我跟你寻。”

“你认得？”

“告诉我，就认得。”

小马艾的话不假。还只有三岁，凡物让他过一次目，他就记下来了。有一次，爹爹故意把两种竹子放到他跟前，让他认，他一下子就拿着竹叶子对爹爹说：“楠竹竹，斑竹竹。”就区别开来了。地南瓜的叶子混在一般杂树的叶子里，他也能找出来。出奇的是，有次爹爹同他上溪边玩耍，一头小兽一晃，便不见了，连他爹爹也没认出是什么来，可他竟

叫道：花花鹿，花花鹿。他只见过一回花鹿，这可是罕见的异兽，爹爹回来，还叹了好久的气。平日，住着人家的溪水附近，是决计不会有花鹿出现的，所以爹爹不相信，便涉过溪水，去辨认足迹，当发现刺丛上挂上一小撮花鹿脱落的毛时，忍不住惊叹起来：

“我的娃儿呀，哪得的千里眼呀？！”

现在，听小马艾说要进深山老林，当爹的心动了。待回到家，傍在灶屋门边，便向妻子说：“让艾娃跟我进山。”

“你发了癫啵？三岁娃儿进山，给老虎送食的？”妻子连柴火也不抽了，直烧得米饭翻着浆哗哗地流了出来，一片白雾直冲人。这里都是用的吊锅，一条铁链从屋梁上吊下来，所有的锅子都有一个大耳朵，专门挂在铁链上。所以，锅周围没有什么能挡住翻浆，顿时，火也让浇灭了，弄得屋里乌烟瘴气。

当爹爹的马春山，给呛得直往后退。

谁知，妻子却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像你？上山打虎的汉子，敌不过我一把柴火……艾娃你尽管带去，山里生，山里长，不到山里扯点山气，就不是山伢子。”

马春山在门外站住了：

“好哇，你比我更癫了啵？！”

“不是我癫，是娃儿先癫了。你没看见他接你回来的劲，你浑身上下一个野人样，他不单不怕，反更亲热。从小就是野性子，不让他野到山里还长得成么？”妻子把火扒好，又用吹火筒吹燃，款款地说。

马艾是属于山野的。

本来嘛，山里长一株树，开一朵花，都自有它的道理，大自然的道理只能被探索，而永远不能反诘。该长，该开，什么时候，什么季节，都有再充足不过的理由。那大自然里的孩子，身心皆没有束缚，更是该按大自然的意愿去长大。马春山的妻子是深晓这一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，才叫人心悦诚服。



从此，三岁的小马艾，就同老林子和飞禽走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怯生生的鹿子，大大咧咧的山牛，只有大雾弥天才出来的调皮的猴子，鲜蹦活跳的小松鼠，无一不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。马春山在山林里寻觅，凡是青藤缠绕，杂树丛生，大人没法钻进去的地方，小马艾便高兴了：

“爹爹，等着，我去，花花陪我。”

花花是一条小花狗，别看它小，却真有猎犬的天性，绝不会误事的。你打下一只小麻雀，它也能在乱树之中寻出来，叼回来，让花花去，自可以放心。

于是，小马艾像只小猴，一缩头，便钻进树丛里，像鹿子一闪忽，便没了影踪，如果不是花花偶尔吠上几声报道去的远近，连当爹爹的也估不出马艾的去向。

一年复一年地过去了。

他们寻的是什么宝树呢？

二、一诺千金

沿着浣水放排下去，绕着峦山七弯八拐，首先到的是陵城。陵城是个古城了，城里说书时，总有一句话调摆它：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节，这陵城便是一大州郡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只是后来官道从北向南，取了岳州、潭州一线，这陵城便萧条下来了。可名气还在，人说名气就系在河边的铁牛上面。这镇河的铁牛，相传有上千年历史了。当日河水暴涨，把个陵城全泡在山洪里，只露个城墙上的垛口，州官与百姓全困在上面，好不容易才等得山水退去，人已饿得爬不起来了。州官许了愿，是年疏导了河道，翌年便铸了一头大铁牛，镇守在当年洪水溢岸的地方。那铁牛，经磨历劫，日晒雨淋，电掣雷轰，却愈发青碧，十里八里远看过去，青凛凛好不威风。兴许是叩头烧香的多了，肚皮下熏出了发亮的油彩来；兴许是爱抚的击拍多了，头部背部一溜青亮，尤其是那一

双鹅蛋般大而凸出的眼睛，在粼粼的波光里不住地瞪大、瞪大，仿佛是要唬住河水中兴风作浪的青龙。说来也真是灵验，以后，每次涨水，总只涨到铁牛的腿底下便不涨了，洪水似乎给它镇住了，陵城从此也就不受洪水的祸害了。人们感激那位州官，也感激那头铁牛，本来嘛，古往今来，官总归是有好的，好事也总归有人来做，不然，河上就不会有桥，山上就不会有路，路上也不会有车了。

尽管清末年间，外面战乱频繁，盗贼蜂起，但这里仍是一片太平盛世。民风的淳厚，断不受外乱的骚扰。即便是上山为匪的，也决不到县城里“吞兜”或“散寒”，只在过道上拦截远道而过的盐商和布商。因为远道来的，谁也不知，来则来，去则去，歿则歿，对本地来说，绝不会引起惊恐。这一来，本地的商贾，更是兴旺发达，一条麻石街，满目琳琅，各色布匹，如同挂万国旗一般，五彩缤纷，招徕着买主。买主除开当地大户或小康人家外，更多的有山上下来的猎户、排客，下游来的纤夫、匠人。价格总是极其公平的，互不吃亏，末了，买主甚至还为商人沽上一壶酒，以表示谢意。洋货是日益增多了，农家对商贾的依赖性也更大，点洋油的洋灯，渐渐挤去了香烛与松明。洋布也总归比土布白漂、放亮，做一件洋布衣，足够邻人们艳羡个年把……只是独轮小车，依旧年年走着麻石上那辗下的辙印，两人抬的轿子，总停在水边。据说外面有铁做的飞道，可这里还不曾修过让汽车开得进来的马路，所以，城里人进出，还得靠那唯一的水路，乌篷小船总是络绎不绝的。

清平世界，总爱添上许多并不奢求的希望或梦。因为任何东西，都不存在得而复失的问题，而只会平稳地添置。小康人家指望囤里多存上两年的粮，柜里多装上几匹好布，每天菜碗里都有点荤腥。大户人家，则是想多修几座楼亭，多添几名忠顺的仆役……不过，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今世已经满足了，自然得顾及来世。除开给地方上修庙上贡、求菩萨保佑外，更有别图。

这是小马艾长到六岁、已经通晓人事时，他爹爹马春山给他讲的。

陵城里大户人家，少说也有十几二十家。内中有一家，是当地的大姓，人称吴府，地处陵城的东北角上，靠东边的山脉尤近。只是后起的，没能在城中落脚，可东北角亦不错，地盘可以无限制地扩展，于是院墙囊括至浣水的一个回湾里，再在院内修上假山，可谓有山有水，秀色夺人。所谓风水，无非是一有山，二有水，不可或缺。据说如今吴府的早一辈人，曾在曾国藩的湘军里混过一官半职，本来是个不得志的秀才，连年乡试都名落孙山，可一到了行伍中，便平步青云，最后当了幕僚。剿灭了“长毛”后，湘军雄踞江南，令清皇朝恐惧，后其结局可想而知。这吴大人深知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自古皆然，便急流勇退，衣锦还乡，回到了当日未能大展宏图的故乡，修了高墙大宅，还专门雇了两个管家理事。老人在世，还让几个儿子出去应试，终有一个中了举，上了省府谋事。末了，最本分的一个儿子接了家业，他才得以尽其天年，微笑瞑目而去。主家的儿子，现也年过半百了。大名叫吴胜功，表字河清，倒也是个礼贤下士的读书人，知书识礼，深明大义，为人谦和，柔中寓刚。在下两个管家，一名许赫煌，是个有魄力有才干的汉子，为吴家发达立过汗马之功。一名秋亦道，是个操心细致的书生，理财细水长流，是难得的内助。往后的故事，实实还落在他们身上，可现在关系不大，只能一笔带过了。

吴胜功年过半百，闲情逸致不减当年。暝色四合之际，常到江边散步散心，看晚霞明灭，数渔火几点，尤其对驾排的感兴趣，久而久之，木排吃水的深浅，都能叫他说出来是松木、杉木、梓木或樟木之类，令随同的仆人暗暗吃惊，只是有点抱憾，主子为何对暮色下的山影水光毫无知觉……

此处水湾，尚无命名，可几里长沙，月色下分外发白，如同泻下的白银，暑天令人神清气爽。浣水在此变得徐缓了，且有几处回流，留下了几个河滩。木排到此处，总爱羁留几天，排客们上城里用土产兑换一点烧酒、烟草之类，舒舒服服地歇一歇。

这一年，又发了桃花汛。排客们爱尽兴，争先恐后，驾着水头，一泻千里。马春山也不甘落伍，早早伐下了一批好木料，顺流而下。离开了刚牙牙学语的艾娃子。

风急、浪大、滩险……

还没到陵城，排从一丈多高的水头上甩了下来，撞上了没入水底的一块大石头。平日，马春山记得这里本来没这块石头的，兴是山水冲来的，防不胜防，木排撞散了，人也给卷入了漩涡当中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才出了漩涡，浮出水面，可人已精疲力竭，抱住一根木头，随波逐流。

水头一直至回水湾才平息了一些，马春山挣扎着，终于拢了岸。可排散了，放在排上的土产冲了个无影无踪，身上带的几吊钱，也在水中给龙王爷抢走了，尽管城里还有几个熟人，可人家也并不宽裕，不便去为难。他爬上了岸，一时趴在大青石上，不想挪动一下身子，好把思绪理清楚。可不，就这么回山去，路上得有一天一夜，身上让河床上的石子，流水中的乱木，刮的、撞的，弄得青一块、紫一块，还有泛血的，怎么走得动？水中挣扎那么久，早已是饥肠辘辘了。

寻思了半天，他正想站起来，找个熟人家，暖暖肠肚，再徐图回家。正在这时，眼前出现了一行人影，抬头，见是几位仆人模样的走了过来，为头的叫道：

“山上下来的么？”

“山上下下的。”

“老爷远远见你趴在滩上，怕是死了，叫我们来收尸，给你一付杉木板……”

“我……没死呀。”

“平日，老爷总爱这般好善积德，你领不了这一份情，也就算了。”

“叩谢老爷了。”

“你大难不死，不妨见见老爷，再去叩谢吧。”

马春山运神，既然是这么好心的老爷，不妨去见见，说不定能绝路

逢生，脱运交运。他站了一会，把头上那条长辫拢好扎紧，匆匆盘上，便跟着仆人去了。

此时，老爷已经离开了楼台——他正是在那上面发现有人冲上了河滩的，迎出了大院，远远就在喊：“真真是条好汉子，没让这么凶的山水制住，当得上淬过火的好料！”

马春山到了他面前，双膝跪下，叩首致谢，老爷忙扶起了他：“不谢，不谢，我年年救的死人，今年却得条好汉，真是天赐良机也。”

马春山抬头见老爷，原来是见过的。这正是吴胜功本人，白白胖胖的脸，是副福相，金鱼眼还炯炯有神，鼻准很高，双唇不薄，前额宽而发亮，俗谓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。他忙说：

“难得老爷这片好心，日后定图报答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，认得你这条好汉，这已是三生有幸了。进府去一憩。”

马春山随他们到了府上。

老爷吩咐人给他更衣、上药，大约一个时辰，马春山便变了个新人，脸上的伤痕也不怎显眼了，精神也恢复了过来。他再度被人领到了老爷跟前。

正要又一次叩谢，老爷却惊叫起来了：“慢着，我好似在什么地方见过你……这一洗涤干净，愈发眼熟，刚才我就有点乖觉。”

马春山有点发愣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吴胜功忽地又抚掌大笑，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我说的是二十多年前见的一个人，你如今也不过三十，不是你，不是你……可实在是太像，太像了。”

马春山想了想说：“你莫不是见的我父亲？”

“你父亲当年亦是放排的？”

“山里人，下山就这事，他打过猎，采过药，也放过排。”

“那就没错了。哦，如今他老也有一个花甲了吧，身体可健？”

“还好，只是眼力不大好了，才没再放排下山，难为你挂念。”

“记得的，你们父子也真像。哎，都二十多年了，当初一别，一直在叨念，不知为何不见了，真个担心。”吴胜功追怀往事，眼眶微润，声调略带哽咽，“多年了，我一直好守在河边，看排来排去，一直没认出他老人家来……几乎每一个排客都成了我的熟人。”

这番话，不仅使马春山感动万分，也使在旁聆听的仆人们激动不已。原来，老爷天天上河边看筏，竟是想寻一位故友，难得一片诚心呀。今天，莫非正是天意，竟又救起了故友的儿子，得以重叙旧谊。

马春山说：“一有机会，我让爹爹下山访你。”

“也别太累了他老啦。见你就像见了 he 一样。当日，我不过也是个后生子，家父还在世，我不曾经营这么大的一份产业。所以总怀念那时的知交好友……你该累了吧，先去好好歇歇，调养将息，我自有安排。”吴胜功把手一挥，一个仆人便起了身，领着马春山出了厅房，在左弯右拐的走廊里穿走了好一阵，让他饱览了园中的花卉草木……这才到了一间雅致的客房，说：“就在这里了。”

马春山先是觉得乏了，合上了眼，可没多久，却又把眼睁开了，不为别的，尽管洗了澡，上了药，更了衣，却口里没添一粒米，愈发饿得胃里发烧，口里冒苦水。本来，在急流中挣扎，已耗尽了体力……可在这钟鸣鼎食之家，又如何开口要吃的呢？身上衣冠楚楚，腹内却空空如也，更是鲜明的对照，勾惹起更强烈的食欲。他躺不住了，翻身起床，走到了门口。

此时，他听到一阵阵的咀嚼声、舔舌声，一阵比一阵大。他情不自禁地循声走了过去，好不荒唐，见的原来是马厩，刚才饿得发昏，竟没听得出是马在进食。周围没有一个人。他不由自主地往食槽里看去，妈也，富贵人家的马，居然吃的也是红枣桂圆，香气扑鼻，那精饲料，分明拌有麦子、红枣，还有蛋清之类。他心动了，人已饿得发慌，怎顾得这一身体面呢，不如就此充饥吧。于是，左右看看，背过身去，反手往槽里抓上一把精饲料，再看住前面的路口，急急忙忙把饲料往口里塞，弄得满

鼻子满下巴的。一口完了，他又反手抓了一把，没料身后却传来了人声：

“春山，你怎不好好歇歇呀？”

一回头，竟是吴胜功老爷。马春山一脸涨红，尴尬地摊开抓住饲料的手，又用另一只手去扒拨，搭讪道：“这是马吃的……”

“哦，这马刚刚跑了一趟省城，累倒了，我特地让下人弄点好吃的，犒劳犒劳，我正是来看看它的……这不算什么。”吴胜功认真真地打量着马春山，忽地恍悟道，“噢，你一定饿了吧，光顾得让你歇息，却误了进餐，下人办事也太死板了，我不开口，就不动不捺，真是。”

他一声吆喝：“来人呀！”

一个仆人应声赶来，他立即吩咐道：

“备酒备饭，拣精的上等的来。”

不到一刻钟工夫，一台酒席便抬来了。吴胜功亲自陪酒、劝菜，弄得马春山喝了个红脸关公，酩酊大醉。人道，酒醉心里明，他马春山在马厩里没受到侮辱，反还受了这么一席酒菜，更是感激涕零。他喃喃地说：

“老爷如此大度，今后若有事相求，殒身不惜。”

吴胜功摆摆手，说：“与你父一番交情，我不过是思旧而已，别无所求。”

.....

马春山在吴府里住了好几天，终于相信了吴胜功这一段话。确实，吴府上下，没一人不称颂老爷功德的。说他乐善好施，每年河里划龙船，所有包子、粽子都是吴府包的。此处一个回水湾，上游冲下来的尸体，也都是吴府派人用棺木掩埋的。逢年过节，大叫化过路，不单能在他家过个好年，还能在出门时背上好几升米，上好的白米。这里有个宝珠庙，每年都要贡上好几担油，也全是吴府掏的钱，更不说修缮用的资金了。吴府善交游，上至省府钦差，下至山里盗匪，无一不道溢美之

词。……因此，马春山认为对他如此关照备至，也不过是吴府的惯例，并没什么特别。当然，愈是这样，他愈是感激。真承蒙这样的大户人家看得起自己这么一个小小的排客。大户人家也有的是好人，本乡本土，民情淳厚，岂将这样的人家排除在外。

三天之后，马春山拱手道别了。

吴胜功亲自把他送出门外：“日后下山，勿忘来我家走走，有个什么难处，能帮得上的，也不要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代问令尊安康。”

马春山的褡裢里，都塞满了东西。

待回了家，同父亲说起，父亲寻思了很久，说：“也怪我记性不好，当年在山下，也结交过不少好友，但从没入过吴府。不过，当时吴胜功还是少爷，一准在外面闲荡，同我有过来往也说不定。人道礼尚往来，既然人家仁义相待，我们也得仁义相待。日后下山，捎上一些好点的山货。”

这一年，马春山下了几次山，都捎上了珍贵的皮毛和药材，可吴胜功执意不收，让他上墟里卖了。吴胜功说他家不缺这些东西，情意心领了。这使得马春山更为感动。

花开花落，水涨水退，一晃眼，便是一年了。一年中，马春山与吴胜功可谓结下了刎颈之交。在山上过惯了远避尘世的生活，一旦在尘世间得到一寸立足之地，且有个关照，山里人便可以肝脑涂地以作报效。人世间，尤其在这山镇里，人缘总归是好的，用不着猜度什么。古朴天然，乃是人情之根。

开春了，吴府里桃红李白，香气袭人。

马春山又驾着桃花汛来了。

这回一进吴府，他又被视作上宾，吴胜功千方百计多挽留了他一些日子，并且请了戏班子来凑兴，好让他知道人间还有如此雅乐，人生的意趣没有止境……

直到马春山喜气洋洋、美不胜收之际，吴府摆了一次少有的盛宴。